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十三辑



上海三联书店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主办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执行主编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十三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海学术论坛. 第13辑/陈金钊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2

ISBN 978-7-5426-3191-6

I. ①黄…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307 号

黄海学术论坛(第十三辑)

主 编 / 陈金钊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 000 1/16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21.25

ISBN 978-7-5426-3191-6/C·340

定价:45.00 元

目 录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

资本逻辑与现代社会(笔谈)	沈湘平(1)
资本形态的嬗变与重审“阶级话语”	孙 亮(1)
资本逻辑与风险社会	李 湓(10)
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与未来社会形态的选择	王 刚(18)
现代文化消费与资本逻辑	刘 莹(27)
“历史解释”及“第一认识为真”	
——对克服历史解释中主观主义的元哲学追问	张聪卿(35)
基于老子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	
——《中华道德哲学论衡》简介	秦道宽(47)
儒家伦理普及:从我做起,大众践行	
——对安徽庐江汤池镇成功案例的思考	朱康有 吴文新(52)
试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发展的两个中心议题	赵 焱(60)

法律研究

论被害人的主体性与动态的犯罪构成

——以“婚内强奸”为视角	刘 军(70)
--------------------	-----------

中世纪地方自治与英国法律传统	张志超(81)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规范与事实	孙日华(89)
再论民俗习惯运用于司法之障碍及对策	周守玉(99)

政治研究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新时期陈云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独特贡献	岳从欣(114)
----------------------------	------------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与韩国东学农民运动的政治

思想比较	千 勇 毕颖达(125)
试论服务行政模式下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转型	孙 克(134)
试论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威海卫乡村治理策略	杜少光(142)
从“全球治理”走向“全球共治”	张永强(151)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问题研究综述	梁君思(159)

文学与文化研究

明诗选本对《麓堂诗话》的参阅与借鉴考论	战立忠(173)
李渔“生活美学”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石 超 黄念然(182)
建设性后现代理论对生态批评的意义	常如瑜(188)
中国民主与法制改革的镜像	
——从《人民日报》30 年“两会”报道看中国民主与法制	
改革的进程	梁 艳(196)
《羽蛇》新宗教的社会救赎探析	杜芳芳(211)
汉语结果补语句的语义分析	李莉萌(218)

休闲研究

- 当代休闲理念对我国休闲经济发展的作用 梅良勇 孟祥坤(227)
- 休闲:女性生活质量的构建
——一份权威女性生活质量调研报告的思考 曹 红(233)
- 试论麻将休闲的审美蕴藉 张玉勤(243)
- 山东省威海市休闲组织发展个案研究 朱 峰 徐利亚(253)
- 休闲:通往审美生存之途 马文佳(269)
- 《老子》中的休闲哲学思想探析 肖 卿(277)

经济研究

- 旅行社空间行为学:我国旅游研究中亟待开拓的
新领域 韩国圣 李 辉(283)
- 试论世界钢铁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郝英慧 姜小鹏(296)
-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现代启示 林战平(308)

艺术研究

- 传统音乐在我国音乐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 ... 纪维剑(315)
- 浅谈男高音歌唱技术的关键问题——“喉头” 张 兵(323)
- 不可忽视的中国民族舞之根
——原生态民族民间舞 赵 鸿(330)

资本逻辑与现代社会(笔谈)

主持人的话

沈湘平*

编者按:在对现代性,甚或高度现代性的剖析、批判中,马克思所开创的资本逻辑批判路径时至今日依然是最为深刻的。基于这一“资本逻辑”的“范式意义”,2009年3月—5月,在我组织的博士生读书会上,几位博士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讨。孙亮依据资本逻辑自身的嬗变提出对已经日渐消逝的阶级话语重新解读,并探求一种可能性方案。李谧基于资本逻辑与风险社会的关联性,试图从资本逻辑的高度上剖析风险社会的运行机制。王刚认为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新型帝国”与“社会主义”两者在“竞争”中寻求替代全球化方案。刘莹从作为社会抽象原则的资本逻辑入手,阐释资本逻辑在现代文化消费中的运行逻辑,并倡导回到生活逻辑。

资本形态的嬗变与重审“阶级话语”

孙 亮**

“阶级话语”在传统的阐释定向中,单向度地将其推向一种“为暴力而欢

*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孙亮,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范式研究、阶级政治。

呼”的“纯粹政治”语境,这一切凡是客观面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人们都必须坦承的结论。但是,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集权政治、侵犯人权、环境恶化被“全景”曝光,加上西方国家采取措施相应的政治纲领,挑战社会主义论著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性和充满阶级抗争的恐惧并未疯狂而扎堆性地展示。这一切是否真实地意味着历史性的“阶级话语”已经被“历史”掉了呢?

所谓“阶级”的一整套理论得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理解与反思“阶级”的先存性条件的变革。难道“阶级”只是一个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概念,在 21 世纪甚或未来已经完全消失了吗?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姿态”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似乎呈现“退场”之嫌,但是作为经验性的事实存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吗?或者如当今“阶级消亡论”、“阶级挑战论”、“去阶级化”等与“无阶级神话”内在勾连,使得马克思阶级论说无法维系,那么,是否真如其所示?回应这些问题,即从传统的阐释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又能够历史性地重审这一“未竟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一、“中断手稿”的“续写谱系”与“反思”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P.509)}

如上所述,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写给魏德迈的信可以作为一个阶级的“总纲”,毋庸讳言,这在传统阐释中已被高度重视。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学术史料却在传统的视野中被完全“主观化”,从而尤显模糊和混乱。这一问题,其实严肃“回到马克思”的话,我们将共同面对下面一段文字: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

这句话出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五十二章,该章对阶级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述,并把标题定为“阶级”。一共 5 小段共 800 余字的文字

稿,随之是手稿到此中断^{[2](PP.587—588)}。这是1894年由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仅仅在一页篇幅的文字后面是恩格斯悲伤的评注:“手稿到此中断”。对于那些企图在文本中操练马克思的人来讲,这无疑又是一个致命的学术裂缝。

正如格伦斯基在《社会分层》一书中的预示,《资本论》中的“阶级”论述,马克思似乎正准备对这一概念进行正式定义时转换了话题,正是缘此,产生了几十年的争论^{[3](P.13)}。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什么事情形成阶级?”的首要问题上继续马克思的未竟的事业,可惜的是,在“名左实右”中并未能挽救开篇所述的“阶级”受到质疑的窘境。反而“去阶级化”成为了一种主流。

首先,在激进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从而指认,“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4](P.4)}。他们的意图是,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以阶级范畴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层的原因在于,在拉克劳看来,资本家——工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5](P.9)}。这样一来,原先的传统阐释中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以及因此“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未呈现。相反,客观的社会现实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他们依此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存在可以被固定的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原则,更不存在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从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没有自发地产生,而是依赖知识分子这一中介。”^{[6](P.95)}直白地说,就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并不比其他阶级更革命。为了明证“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会聚到一个统一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论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能建立起来”。他们回到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的原初语境中去,即“只有‘人民’的这种不定性土崩瓦解,……然而,这种虚构的转变走上社会成熟的更高阶段,产生了工业化;同时也走上了更

高水平的政治控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试图根据新的原理——阶级对立——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事实”。但是,缺憾很明显,“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6](PP.166—169)}。

另有一批人依据现实的经验意义在社会学领域严肃质疑“阶级分析”。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便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的《阶级斗争》一书开篇便追问:“生产力的发展在什么程度上会诱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7](P.3)}之后,便指认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学说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际的,几乎是经验性的,即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经验分析;其第二个方面是,即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历史哲学,以阶级斗争原理为基础而进行的革命鼓动”。但是,“如果你们为阶级下定义时参照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最简单莫过于,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可使阶级消亡。相反,如果你们以个人才能的不均等和家庭的兴衰来解释阶级,那么同样明显的是,你们将确认阶级这个现象将永远存在下去”^{[7](P.31)}。问题在于,“越是靠近工业化初期,越有可能出现贫困化现象”,而到目前,“为什么不平等没有加剧?按照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富人变得更富比穷人不再穷为容易,但事实不像人们试图从逻辑上认为的那样”^{[7](P.140)}。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7](P.4)}。所以,“假如马克思没有构想过社会阶级(也许当时尚未存在阶级),那么,人们永远不会像今天那样去构想他们”。最后,他回答了开篇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7](P.238)}。

面对上述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挑战引发我们必须深思两个问题:(1)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先在性根基发生了哪些变化?(2)马克思的政治规划是否依据这一变化而彻底放弃?

二、资本形态“多元化”、资本逻辑“恒固性” 与社会冲突“场域化”

上述研究迫使我们必须根据已经变化的时代条件来重新发掘和认知马克思阶级观点。现实的根基在于与阶级高度相关的资本逻辑的变化。

几乎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的全部特征,都可以用“资本逻辑”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概括来加以理解。所谓“资本逻辑”无非是指,资本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抽象统治”,成为了一种世俗拜物教而已。当我们面对人处于一种物的依赖性阶段时的判断毫无疑义的时候,为什么对于“阶级话语”却保持着一种漠然的距离感呢?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实质上,资本形态的“多元化”的运行中,构成一种新的资本意识形态,这为资本逻辑运行保驾护航。但是破解资本逻辑是否在“多元化”中显示的社会冲突已经“场域化”从而对马克思的两极化的对立质疑的同时,资本逻辑自身的“恒固性”是否依然存在,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其原因就在于,这一问题直接关切到有谁能成为新的“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代表了扬弃资本的抽象劳动原则的新的感性意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课题。这样的追问如果不想陷入流俗的卖弄的话,则必须还原到资本形态流变的逻辑的分析中去,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不可否认,在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社会资本结构由各个相互竞争的独立资本所组成,这是最简单的资本形态。这些独立资本通过自由竞争追求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于是形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扩张过程不断将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归并到这两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版图中,生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结构主轴的时代。这应该是对于马克思身处时代的状况形成“共识”的印象。并进而到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帝国主义结构,即独立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失败的中、小资本家和小资产者不断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铁路、电力等高度社会化巨型生产系统,它们超过了单个垄断资本的投资能力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于是单个资本逐渐向联合的股份资本转变,由此形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形态是简单资本形态的高级阶段,它产生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冲突结构。掌握着大工业生产力体系的垄断资本家集团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冲突归并为板块结构^[8]。客观地讲,“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273)} 正是对简单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最高概括。

如果将资本真正放在马克思的历史性存在论的意义上看,它自身的形态其实也是表现为历史性的,并且日趋多元化,上述的社会结构的状态可能不再表面上呈现“两极对立”。但是实质上,两极对立是否改变?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9](P.920)} 这就是说,资本必须能够付诸“生产要素”。资本在生产要素中,逐渐呈现为: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由此,分别形成:首先是,“大众资本”,产生了由垄断资本所操控的资本市场结构。通过上述路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能量被投放到另一种冲突——资本市场中垄断资本与小额股份的冲突之中。通过这种冲突能量的转化,由赤贫的无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构成的板块式冲突结构被消解了:劳动者既被卷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也被卷入资本市场中的冲突,而后者构成对前者的制约——因为劳动者不仅要追求劳动工资利益,而且要追求与垄断资本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小额资本的股市利益。其次是,公共资本,从经济上说,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消化过剩资本而缓解经济危机。从社会结构上说,它建立社会的公共领域:不仅凝聚着全社会资本的共同利益,也凝聚着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从而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资产、社会冲突的缓解地带。再次是,人力资本,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迫使劳动者不得不省吃俭用,用所分配的少量剩余劳动来培育自己以及子女,使这些剩余劳动转化为新形态的资本——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一旦加入到资本运行体系中,便会要求分配剩余价值,否则这种资本形态就不会被生产出来。于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部分地被消解,转化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冲突^[8]。以上林林总总可以看出,各色资本的出现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将原先社会结构“软化”的效果,从而使资本自身的逻辑对阶级本身的形成带来了致命的威胁,真可谓成也是它,败也是它。

正在西方学者奔走相告“阶级比喻的死亡”的时候,现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这种“弱智”。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

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10](P.756)}

从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度上把握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是一个核心原则。将此放在资本的变化形态中,我们发现,对于剥削的秘密依然存在一个最低的规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1](P.90)}。“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润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2](P.273)}。

无论是人力资本、公共资本,还是其他诸种资本形态,无非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本的延伸品,眼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明的注脚。即使不管工人阶级自身的能力发展,或者得到多少实际的生活提高,一个事实依然存在:“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了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现在只不过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2](P.678)}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2](P.354)}现在的无产阶级如马尔库塞所言,工人可以和资本家的女儿穿着一样美丽,但是这确是一种阶级意识的泯灭。如何使得解放还能够成为一种可能,透视资本形态变化中资本逻辑的恒固性,我们便会发现,人类解放之前,社会冲突虽然多元化,但是趋向两极化重新获得了可能性^[13]。客观地讲,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使得必须重新认识“阶级”问题,但是,对于生产资本的“一元性”并没有改变,这一资本逻辑的“硬核”却又是不可丢失的基本原则。

三、人类解放的议题与“阶级话语”的“弗雷泽启示”

实质上,对阶级话语提出反对意见,“部分是由于以下可以理解的感觉

所激发,即阶级分析的批评者被一种强烈的政治愿望所驱动,企图掩盖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研究证据,因为这不符他们的意图,而经济不平等却一直存在并确实在不断扩大。”^{[14](P.11)}如今在学术界的理论著述中,人们往往以“阶层”二字替代“阶级”二字,这一转换,其实暗含了一种“去阶级化”的弱化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理论吊诡性在于,常常非此即彼。自马克思·韦伯以及同时代的涂尔干的著作被广泛使用时,他们所试图声明阶级逐渐消亡的观点也流行开来。“分层”(Schichtung)与“地位”(Stand)成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核心关键词,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政治纲领中分离出来。随着自由主义社会学家的认可,“分层”表示的是“连续体上点与点之间的层级次序,而不是两分的断裂”。

关于“阶级”与“阶层”的区别虽然是本文的一个后台工作,但是,我想从马克思的本体论的议题上深化这一区别,试图去“接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马克思·韦伯”意义上极端“去阶级化”的挑战。这就是,将二者植根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叙事结构中重审。因为,阶级分析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这是分析的解释性要素;另一个是集体抗争,即社会运动和革命,这是实践性层面的要素。在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考察中,隐藏着阶级压迫的秘密在资本与劳动的偶联中被撕裂出来。而集体抗争则是被统治阶级彻底摆脱被压迫命运的根本途径,这是一种最终在人类解放意义上的话题。现实的人类解放似乎远未成为来临,政治解放的要求在现实的世界却实际已经出场而成为时代的一种声音,如何历史性地看待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两者之间作一个“桥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路径。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整体上趋向于一种“地位”身份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解放,那么,马克思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阶级”一直被否认。不过两者之间“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我们看到当代的批判理论家企图“焊接”这一断裂,即在泰勒、金里卡等主流政治哲学家相继提出承认政治理论的时候,原先的马克思的“阶级”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分配”如何不二元对立?

法兰克福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与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之间的争论可以看成是这种路径的积极探索者。对于南希·弗雷泽来讲,再分配还是承认?阶级政治还是身份政治?这是虚假的对立,今天的争议需

要再分配和承认,孤立两者都是不充分的^{[15](P.6)}。对于再分配问题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否一致,正如弗雷泽所说,“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释是否适当的那个问题放在一边”,“这一概念中,阶级差别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核心是剥削的分配不公形式。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活力转变成与这一剥削形式相敌对,那种形式侵犯了对一个有益于他人的制度的支撑。固然,无产阶级也遭受严重的文化不公正,那种‘潜藏的阶级侮辱’。”而在另一个方面,“任何附着于它的结构性不公正,都将溯源于该社会的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不公正的核心是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前一种是马克思的视野”,后一种是“通过韦伯主义的身份概念的棱镜所理解的性别差异”^{[15](P.13)}。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离开这些极端,问题就变得更加黯淡不明”,“植根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它们立即陷入可溯源于两者的不公正,二维服从的全体遭受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的双重痛苦,在形式上这些不公正在哪里皆不是另一种不公正的间接结果,但是两种不公正在哪里都是原生的和同源的”^{[15](P.15)}。为此,在批判简单化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提出整合分配与承认两种批判话语,这是一个“我们将怎么样构建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问题”^{[16](P.52)}。

不管南希·弗雷泽将两者结合的具体路径能否成功,至少我们看到一个结合解决通达解放的企图,这已经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了,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种种对“阶级”挑战的“消解论”者无视事实,不值得一驳,而真正成为问题的是,“阶级”还能怎么去谈?而不是该不该谈的问题了。

[注释与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 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
- [4]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 [5]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 [6]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7] [法]阿隆,《阶级斗争》,译林出版社,2003 年。
- [8] 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哲学研究》,2006 年第 12 期。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 [13] 关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及资本逻辑与阶级一体两翼关系,即以形式与内容,表层与实质的矛盾为特征的关系,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详尽,至于内在共谋之谜,将另文阐释。
- [14] 戴维·李,特纳,《关于阶级的冲突》,重庆出版社,2005 年。
- [15] 南希·弗雷泽,《再分配还是承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16] 南希·弗雷泽,《正义的尺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资本逻辑与风险社会

李 谧*

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为我们洞察当代西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反思风险社会与现代性,我们觉得资本逻辑与风险社会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关联性。因此,从资本逻辑视角去思考风险社会,对避免、消除、减弱或改造在发达的现代性中引发的威胁与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风险社会已经到来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领域由

* 李谧,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2008 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哲学。

于不确定性因素而引发的冲突、损失、不安与动荡的潜在的可能性关系状态。社会风险不仅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隐蔽性。换言之,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当这种隐蔽的风险没有受到外部阻止力的时候,它就会按其既有的规律运动着,当风险的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风险的质变,其可能性就会转化为现实性,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

自启蒙以来,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政治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同时,经济上追求着财富的增长,文化上追求着价值多元化。由于片面发展生产力,极力推动工业的发展,工业文明成为与前现代相区别的具有标志性特点的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不断地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欲望的同时,紧随其后的便是各式各样的风险或不安全感。这种风险具有破坏性强、所涉领域广泛等诸多特点。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方面,而且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方面;不仅表现在民族国家或组织社会内,而且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这些领域的风险相互感染、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形成错综复杂的态势。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世界风险社会不仅包含有经济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会转化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最终会像我们在某些国家所能看到的那样重新激起迄今在民族国家的妥协框架中一直受到控制的种族冲突。此外,人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1](P.167)}

在经济领域,经济制度的失范与变异,人类的生命活动、生存质量及生活方式都潜隐着极大的不安全感,有些风险已由隐性转变为显性,即由风险转化为现实的灾难。其中最引人注目、破坏力极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已经对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面积失业、社会动荡已经为世人所经验着。经济利益引发着政治利益的极大冲突,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核武器的威胁及滥用军事暴力,利用高科技进行大规模强组织的国际恐怖活动的猖獗,紧张而变幻的地区冲突,国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价值观与文明冲突日益尖锐等等都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共同构成了灾难的现代范式。然而,这仅仅是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开始,这种开始将蕴育着更严重的不确定性风险。

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我们体察到危机四伏。人们早已体察到生